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青箱雜記 第八卷

文章純古，不害其為邪；文章豔麗，亦不害其為正。然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，便謂之正人君子；若言及花草月露，便謂之邪人，茲亦不盡也。皮日休曰：「余嘗慕宋璟之為相，疑其鐵腸與石心，不解吐婉媚辭。及睹其文，而有《梅花賦》，清便富豔，得南朝徐庾體。」然余觀近世所謂正人端士者，亦皆有豔麗之詞，如前世宋璟之比，今並錄之。乖崖張公詠《席上贈官妓小英歌》曰：「天教搏百花，搏作小英明如花。住近桃花坊北面，門庭掩映如仙家。美人宜稱言不得，龍腦薰衣香入骨。維揚軟殼如雲英，毫郡輕紗似蟬翼。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，偷入筵中名小英。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，謫向人間為飲妓。不然何得膚如紅玉初碾成，眼似秋波雙臉橫？舞態因風欲飛去，歌聲遏雲長且清。有時歌罷下香砌，幾人魂魄遙相驚。人看小英心已足，我見小英心未足。為我高歌送一杯，我今贈汝新翻曲。」韓魏公晚年鎮北州，一日病起，作《點絳脣》小詞曰：「病起厭厭，畫堂花謝添憔悴。亂紅飄砌。滴盡胭脂淚。惆悵前春，誰向花前醉？愁無際。武陵回睇。人遠波空翠。」司馬溫公亦嘗作《阮郎歸》小詞曰：「漁舟容易入春山。仙家日月閒。綺窗紗幌映朱顏。相逢醉夢間。松露冷，海霞殷。匆匆整棹還。落花寂寂水潺潺。重尋此路難。」又曾修古立朝，最號剛方蹇諤，常見池上有所似者，亦作小詩寓意曰：「荷葉罩芙蓉，圓青映嫩紅。佳人南陌上，翠蓋立春風。」楊湜《詞說》載溫公《西江月》詞云：「寶髻鬆鬆梳就，鉛華淡淡妝成。輕煙翠霧罩娉婷，飛絮游絲無定。相見爭如不見，有情可似無情。笙歌散後酒初醒。深院月明人靜。」《東臯雜錄》云：「世傳溫公有《西江月》一詞，今復得《錦堂春》云：『紅日遲遲，虛廊轉影，槐陰迤邐西斜。彩筆工夫，難狀晚景煙霞。蝶尚不知春去，謾繞幽砌尋花。奈狂風過後，縱有殘紅，飛向誰家。始知青鬢無價。歎飄蓬宦路，荏苒年華。今日笙歌叢裡，特地咨嗟。席上青衫濕透，算感舊、何止琵琶。怎不教人易老，多少離愁，散在天涯。』」《盧仝集》《有所思》及《樓上女兒曲》、《自君之出矣》、《秋夢行》等篇，皆豔詞也。陶淵明亦有《閒情賦》。《苕溪漁隱》云：「余閱《宛陵集》，見《一日曲》，其詞乃為南陽一娼話離而作，然則謹厚者亦復為之耶？其曲云：『妾家鄧侯國，肯愧邯鄲姝？世本富縉綺，嬌愛比明珠。□五學組紉，未嘗開戶樞。□六失所適，姓名傾里閭。□七善歌舞，使君邀宴娛。自茲著樂府，不得同羅敷。涼溫忽荏苒，屢接朝大夫。相歡不及情，何異逢路衢。昨日一見郎，目色曾不渝。結愛從此篤，暫隔猶雲疏。如何遂從宦，去涉千里途。郎跨青驄馬，妾乘白雪駒。送郎郎未遠，別妾妾仍孤。不如水中鱗，雙雙依綠蒲。不如雲間鷓，兩兩下平湖。魚鳥尚有托，妾今誰與俱？去去約春華，終朝怨日晡。一心思杏子，便擬見梅花。梅花幾時吐，頻拍闌干數。東風若見郎，重為歌《金縷》。』」《侯鯖集》又有《花娘歌》、《翡翠詞》。《吹劍錄》載范文正守饒，喜妓籍一小鬟，既去，以詩寄魏介曰：「慶朔堂前花自栽，便移官去未曾開。年年長有別離恨，已托春風幹當來。」介買送公。王衍曰：「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。」以范公而不能免。慧遠曰：「順境如磁石，遇金不覺合而為一。處無情之物尚爾，況我終日在情裡作活計耶！」張衡作《定情賦》，蔡邕作《靜情賦》，淵明作《閒情賦》，蓋尤物能移人，情蕩則難反，故防閑之。

王安國作詩，多使酒樓，嘗語余曰：「楊文公詩有一酒樓：『江南堤柳拂人頭，李白題詩遍酒樓』，錢昭度詩亦有一酒樓：『長憶錢塘江上望，酒樓人散雨千絲』。今子詩有幾酒樓？」余答曰：「吾詩有二酒樓。」安國曰：「足矣。」蓋余有題九江琵琶亭小詩云：「夜泊潯陽宿酒樓，琵琶亭畔荻花秋。雲沉鳥沒事已往，月白風清江自流。」又余昔年嘗送客西陵，亦作小詩曰：「若耶溪畔醉秋風，獵獵船旗照水紅。後夜錢塘酒樓上，夢魂應繞浙江東。」

安國俊邁而貌陋黑肥。熙寧中，與余同官於洛下，嘗謂余曰：「子可作詩贈我。」余因援筆戲之曰：「飛卿昔號『溫鍾夔』，思道通俯還魁肥。江淹善啖筆五色，庾信能文腰□圍。只知外貌乏粉澤，誰料滿腹填珠璣。相逢把酒洛陽社，不管淋漓身上衣。」安國由此不悅。

畢文簡公之婿曰皇甫泌，少時不羈，唯事誦博。時畢公作相，累論不俊，欲面奏其事，使加貶斥，方啟口云：「臣有女婿皇甫泌...」適值過庭有急報，不暇數陳。他日又欲面奏，亦如之，若是者三。值上內逼，遽引袖起，遙語畢曰：「卿累言婿皇甫泌，得非欲轉官耶！可與轉一資。」畢公不敢辯，唯而退。泌即轉殿中丞，後累典大郡，以尚書右丞致仕，年八□五卒。

嘉祐中，選人鄭可度，歷□五考，舉主僅滿五人。內一人乃州北李少卿昭選，待次二年餘。引見前一夕五更，昭選卒。其日值起居，朝堂中歡言：「州北李少卿夜來有事。」銓吏知之，即以撼可度，願得錢五千，寢其事。可度不與。吏竟白銓主，再會問罷引。可度遂老死選調。

又選人張方平，賦性剛介，嘗以事忤上官，為所羅織，以贓罪廢絕，無改轉之望，後為臨潁令。時賈安公知許州，憐其無辜，即為奏雪罷任，舉主亦僅滿磨勘入甲，待次餘二年將引見。又丁家艱，及服除，謂舉主離喪已盡，則闕會問，乃並存，轉著作佐郎，至今無恙，此又與鄭可度不侔矣。

樞密孫公抃，生數日，患臍風，已不救，家人乃盛以盤合，將棄諸江，道遇老嫗曰：「兒可活。」即與俱歸，以艾炷灸臍下，遂活。

海有魚虯，尾似鴟，用以噴浪則降雨。漢柏梁臺災，越王上厭勝之法，乃大起建章宮，遂設鴟魚之像於屋脊，以厭火災，即今世之鴟吻是也。

《春秋左氏傳》稱三叛人以土地出求食而已，賤而書名，蓋甚之，則以其無廉恥之至也。故今倡家謂之求食，蓋本乎此。

唐以前館驛並給傳往來，開元中，務從簡便，方給驛券。驛之給券，自此始也。

曲有《錄要》者，錄《霓裳羽衣曲》之要拍，即《唐書·吐蕃傳》所謂《涼州》、《胡調》、《錄要》、雜曲，而今世語訛謂之「綠腰」。

梁高祖為宣武節帥，及受禪，乃升汴州為開封府。其詔曰：「興王之地，受命之邦。集大勳有異庶方，沾慶澤所宜加厚。故豐、沛著啟祚之美，襄、鄧有建都之榮。用壯鴻基，且旌故里。」則汴州為開封府，自朱梁時也。

天清寺繁臺本梁王鼓吹臺，梁高祖常閱武於此，改為講武臺。其後繁氏居其側，里人乃呼為「繁臺」，則繁臺之名始於此也。

左氏傳曰：「魏大名也。」故魏府號大名府。

《考工記》：氏掌攻金，其量銘曰「時文思索」。故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。

蘇有姑蘇臺，故蘇州謂之蘇臺。相有銅雀臺，故相州謂之相臺。滑有測景臺，故滑州謂之滑臺。

王禹偁徙蘄州，到任謝上表曰：「宣室鬼神之間，敢望生還；茂陵封禪之文，已期身後。」李淑到河中府，謝上表曰：「長安日遠，戴盆之望徒深；宣室夜闌，前席之期不再。」王陶再來河南府，謝上表曰：「田園僅足，二疏那見其復來；羽翼已成，四皓寧聞於再起。」三公表意一同，到任未幾皆卒。

景德中，河朔舉人皆以防城得官，而范昭作狀元，張存、任並雖事業荒疏，亦皆被澤。時有無名子嘲曰：「張存解放旋風炮，任並能燒猛火油。」存後仕尚書，並亦仕至屯田員外郎，知要州卒。

慶歷丙戌歲，春榜省試，以「民功曰庸」為賦題，題面生梗，難為措詞。其時路授、饒瑄各場屋馳名，路則云：「此賦須本賞。」饒則云：「此賦須本農。」故當時無名子嘲曰：「路授則家住關西，打賞罵賞；饒瑄則生居浙右，你儂我儂。」

本朝大官，最享高年者凡三人，曰：太傅張公士遜、樞相張公昇、少師趙公概，皆壽至八□六。又二人次之，曰：陳文惠公堯佐，至八□二；杜祁公衍，至八□一。又一人次之，曰：富文忠公弼，壽至八□。餘皆不及焉。故文惠致政，以詩寄太傅曰：「青雲歧路遊將遍，白髮光陰得最多。」蓋為是也。

太傅張公，光化軍人，生百日，始能啼。襁褓中，喪其父母。少孤貧，讀書武當山，有道士見而異之，曰：「子有道氣，可隨我學仙。」公不欲，道士亦弗強，曰：「不然，亦位極人臣。」公以淳化三年孫何榜下及第，久困選調，年幾五□，始轉著作佐郎、知邵武縣。還朝，以文贄楊公大年，比三日，至門下，連值楊公與同輩打葉子，門吏不敢通，公亦弗去。楊公忽自窗隙目之，知非常人，延入款語，又觀所為文，以為有宰相器。未幾，薦為御史，尋充壽春王友，由此附會，遂登臺輔。然公寬厚長者，記存故舊，嘗與邵武姓魚一僧相善，及貴，猶不忘，為魚奏紫方袍，弟子守仙亦沾錫服。晚年致政，猶時時遵守仙物不絕，答書皆親筆，書語皆稠疊勤拳，其敦篤如此。

公性喜山水，宰邵武時，多遊僧舍，至則吟哦忘歸。常至西庵寺，題詩曰：「西庵深入西山裡，算得當年少客遊。密密石叢盤小徑，涓涓雲竇瀉寒流。松皆有節誰青蓋，僧盡無心也白頭。欲刷粉牌書姓字，調卑官冗不堪留。」又公嘗至寶蓋巖寺，亦留題曰：「身為冠冕流，心是雲泉客。每到雲泉中，便擬忘歸跡。況茲寶蓋巖，天造清涼宅。稅車官道邊，誰知願言適。」又公嘗沿牒至建寧縣，道洛陽村而山路險峭穹絕，不可名狀，亦題二韻於村寺曰：「金穀花時醉幾場，舊遊無日不思量。誰知萬水千山裡，枉被人言過洛陽。」仁宗篤師傅恩，遇公特厚，致政後，每大朝會，常令綴兩府班。公時已八□餘，而拜跪尚輕利，仁宗悅，乃飛白「千歲」二字賜之。公遽進歌以謝，優詔褒答。雖漢顯宗之遇桓榮，不是過也。

樞相張公昇，字杲卿，陽翟人。大中祥符八年蔡齊下及第，仕亦晚達，皇祐中自潤州解官時已六□餘，語三命僧化成曰：「運限恰好，去未得。」未幾除侍御史知雜事，不□年作樞相。退歸陽翟，生計不豐，短氈輕縑，翛然自適，乃結庵於嵩陽紫虛谷，每旦晨起焚香，讀《華嚴》。庵中無長物，荻簾、紙帳、布被、革履而已。年八□餘，自撰《滿江紅》一首，聞者莫不慕其曠達，詞曰：「無利無名，無榮無辱，無煩無惱。夜燈前，獨歌獨酌，獨吟獨笑。況值群山初雪滿，又兼明月交光好。便假饒，百歲擬如何，從他老。知富貴，誰能保？知功業，何時了？算簞瓢金玉，所爭多少。一瞬光陰何足道，但思行樂常不早。待春來，攜酒帶東風，眠芳草。」

少師趙公槩，字叔平，天聖初王堯臣下第三人及第。為人寬厚長者，留滯內相□餘年，晚始大用，參貳大政。治平中，退老睢陽，素與歐陽文忠公友善。時文忠退居東潁，公即自睢陽乘輿擊舟訪之，文忠喜公之來，特為展宴，而潁守翰林呂公亦預會。文忠乃自為口號一聯云：「金馬玉堂三學士，清風明月兩閒人。」兩閒人，謂公與文忠也。